

名标天府

——郭家庄张氏“贞节牌坊”

翟伯成

牌坊的出现，几乎与中国封建时代同步，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，最初雏形仅为两根立柱上架一根横梁，称为“衡门”。从建筑艺术上看，牌坊是建筑空间的第一序列。牌坊滥觞于汉代，成熟于唐代，广泛运用于旌表功德、标榜荣耀，被国外称为“中国的凯旋门”。

历史上，章丘的牌坊很多，仅明清时就有50多座，如在绣江桥西为张起岩建的状元坊，为袁弼、袁轩冕建的“父子进士坊”，为袁通、袁弼、袁庆、袁公冕、袁煦、袁轩冕建的“世荐乡书坊”，为李开先之父李淳建的“勅赠吏部郎中坊”，为胡东渐之父建的“勅赠两世同卿坊”，为袁轩冕、袁公冕建的“兄弟举人坊”，以及在旧军镇为申记儿建的“烈女坊”等。

现章丘境内仅存一座牌坊，在文祖镇东南方向郭家庄的山溪北岸，又名“石秩门”，是清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为赠登仕佐郎翰林院待诏郭云修孺人张氏建造的贞节坊，距今已有180多年的历史，历尽沧桑仍保存完好。牌坊雕刻精湛，虽然历经近两百年，但其图案、字迹仍清晰可见。整个牌坊坐北朝南，古朴典雅，有“章丘第一牌坊”之称。

牌坊东百余米是弧坝水库，每逢夏季，流水声伴随着牌坊八角上的风铃声响彻远方。牌坊的上端中央刻有“圣旨”，更增添了几分威严，两端是龙凤飞舞的浮雕图案。下端的长方形石条上刻有“名标天府”，两端为檐，伸出各一米，角上有朝天猴。再往下是刻有“爵秩峰嵘”的长条巨石。其下又有两方巨石，其一刻有“贴赠登

仕佐郎翰林院待诏郭云修孺人张氏坊”，落款竖批：“皇清道光岁在壬辰”（即公元1832年）。另一块刻有双龙戏珠图案。两侧立柱上有一副楹联：“龙锡孝恩黄麻诏”、“恩荣家庆紫泥封”，横批就是“爵秩峰嵘”。两侧底座是两对石狮，左狮抱环，右狮抱小狮。整个牌坊高约8米，宽约近4米。牌坊后是郭云修的大门，门楣上挂有一方“恩寿荣光”的皇赐匾金匾额，现存郭臣家中。

那么，为何要在此建皇封“贞节牌坊”呢？

原来，在清朝乾隆年间，郭家庄郭云修与张氏结为百年之好，张氏端庄品正，天资聪明。不幸的是，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，郭云修去世，其妻张氏带着年幼的儿子郭存龙及几个女儿，担起了养育家庭的重担。

“持家甚勤俭，教子有义方，以母道兼父道者。平时家居饮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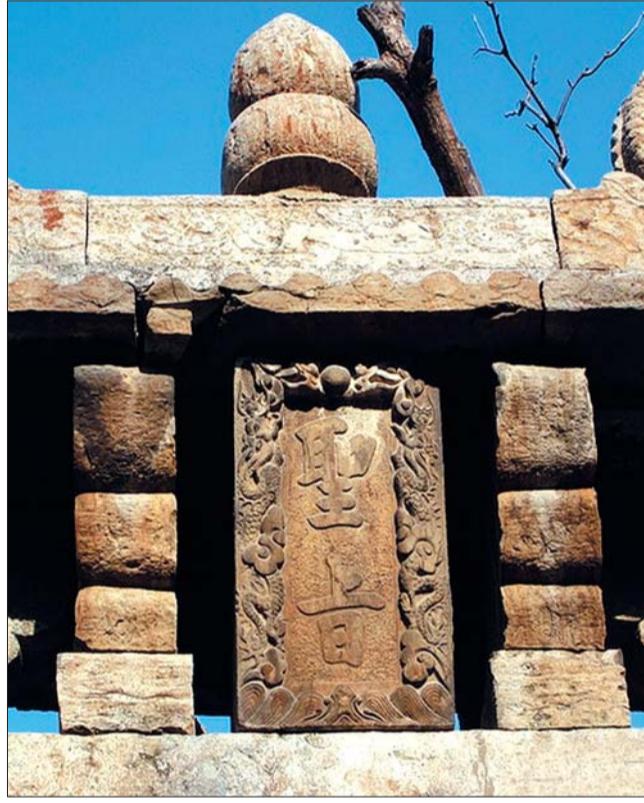
▲张氏牌坊。▼张氏牌坊上部。

为叩头兄弟。他对康家以诚相待慷慨资助，受到了康家的敬重。后来，康家的康腾蛟、康星涛等在京城及社会上都成了高官、名流，康家如日中天，已为显赫的名门望族，对好友郭士礼也有很大帮助，此牌坊就是康家进谏朝廷营建的。

民间还有一种说法：郭士礼与康姓同窗二人同时参加乡试，士礼为帮助好友，暗自把答好的乡试卷交给康姓同窗。考毕，康姓好友中榜有名，而士礼却名落孙山。后来康某进京为官，欲报答郭士礼。一次回乡，在看望士礼时，见士礼老祖母张氏年迈体弱，大半生守节，且教子育孙有方，德高望重，颇为感慨，回京后禀报光皇帝。当时道光皇帝很崇尚忠孝贞节，闻知此事，遂下圣旨。圣旨和翰林院代笔的赠词及“金匾”从京城一路锣鼓喧天地由官轿抬至郭家庄，请当地能工巧匠刻于石上，五个月后建成此碑坊。

如今，贞节牌坊已成为当地别具一格的人文景观。

（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委主任、市文联副主席）



章丘“黄河事件”：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

刘曰章

发生在章丘，震惊全国的“黄河事件”，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，那些痛苦的记忆现在人们不愿意再提起，特别是经历过的人们。

1958年底，地瓜“丰收”，大量的地瓜没有办法储存，只好全部挖沟存在了地下。哪知当时天寒地冻，冰冻三尺，地瓜全部腐烂，老百姓的口粮成了大问题。1959年初，章丘县黄河公社的许多村子断了口粮，老百姓饥寒交迫，饿死了许多人。



据经历过当时困难的老人回忆，那时候捂着饥肠辘辘的肚子连走路的劲儿都没有，哪有人去统计死亡的数字。因为当时章丘是重灾区，而黄河公社又要比其他公社死亡人数和状况严重一些，成了饿死人的典型地区。其实，当时的黄河公社的状况只是山东的一个缩影，山东有一部分地区比黄河公社略差一些而已。在1960年夏，陈毅同志南方考察经过山东，发现了虚报和浮夸的问题较

为严重，为此上报中央，震惊全国，这就是所谓的“黄河事件”。当时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就是赫赫有名的书法家舒同，因为山东的虚报和浮夸风而受到牵连，在1960年由他的老上级朱德亲自出面到山东将他降职降级。1961年4月，中央决定保留舒同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，下放章丘县任县委书记，共在章丘县生活了两年多，于1963年离开章丘赴陕西上任。

舒同来到章丘后，坚持深入到农村一线，了解群众疾苦，调查研究实情，想尽一切办法恢复生产，提高粮食产量。当时全县十七处人民公社，共有一千一百多个生产大队，舒同几乎走了大半。特别是山区和近山区的几个公社作为重点，进行巡查和细心琢磨。在进行实地调研后，对部分公社领导进行了调整，并提出一些改进生产的新思路。

因为当时的状况无论是人的思想，还是生活条件实在是太差，粮食严重缺乏，一些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不高，体力严重低下，一点士

气都没有。舒同为了尽快改变困难的现实，尝试性地搞起了小范围的“章丘版”的包产到户，不少生产队不敢说实话，看到别的生产队搞，在积极支持的同时也偷偷地搞了起来，人们的心思其实都明白，就是能够多打点粮食，改变一日三餐野菜和树皮果腹的现实。

你搞我也搞，后来干脆暗的变成了明的，都搞了起来。在省委知晓这些情况后，专门致电舒同，要求和中央统一认识，不能盲目自己搞上级精神不允许的东西。面对上级的压力，舒同思想包袱很重，让县委出面制止承包到户的生产方式。可是，视承包到户为救命稻草的老百姓能够愿意吗？大部分生产队已经搞起来了，此时已经控制不住了，谁愿意停下来呢？

舒同作为领导干部以身作则，亲自到离明水近的吕家大队进行包村蹲点，他所负责的村西沿绣江河两侧的三百多亩玉米地，进行了挂牌。上面登记承包人和管理人名字，亩数及管理措施等等。没有想到的是，经过认真管理，合理浇水和施肥，亩产量明显增加，比大集体混合搞生

产的实际效率明显提高。舒同不但非常高兴，心头压力明显降低，而且老百姓也欢欣鼓舞，干劲倍增。

粮食增加了，野菜食用量渐渐减少，体质明显增强了，饿死人的现象明显遏制。自此开始，“黄河事件”的阴影才从领导干部们和老百姓的心头渐渐退去，开始了有“希望”的新生活。舒同对取得的实际效果如实向中央汇报，高层领导也意识到了大跃进、浮夸风的危害，开始纠正错误的方法。

五十多年过去了，天地变化太大，以至于老人们曾经的梦想没有实现。大饥荒、大饥饿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再次发生，但是留在人们心中的痛不会荡然无存，需要时间的积累，慢慢消散。之所以写出来，并不是揭过去的疮疤，而是让人们引以为戒，不要重蹈覆辙。同时，也是给年轻人一个记忆，了解老人们曾经的苦难，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，尊重老人，孝敬老人，好好活着。

（本文在成文过程中，得到了退休多年的王绪长老人的帮助，在此一并致谢）

